

挖河道

我小时候，每年秋后至来年初春的农闲季节，上级部门都要组织民工挖河道。各村的壮劳力集中起来，由上面统一调派。

我村（衡水市武强县南孙庄）东面的龙治河，是滏阳河的支流。1963年8月，龙治河决堤，使我村在当年的特大洪灾中被淹得异常惨重。

启动龙治河治理工程大概是在1973年，我们村南的河湾平地是民工的驻地，军绿色苦布搭成的一座座大帐篷很整齐，民工晚上就睡在帐篷里。帐篷前竖着一排高高的木杆，上面红旗招展。一棵大柳树上绑

着两个大喇叭，按点放号音招呼民工起床、吃饭、休息，其余工作时间播放歌曲。每个民工的配套工具是一把铁锹和一辆独轮推车。工作时间一到，他们浩浩荡荡来到河底，找到自己的工作地点挖河泥，然后装满推车，再顺斜坡推上河堤，倒下河泥再继续干。总之，就是清除河道的淤泥，加宽挖平河道，加固河堤。

我村的这段河道河岸边长满芦苇，民工挖的泥里带有不少芦根。我们小孩子开始看热闹，发现芦根后就开始捡芦根，弄回家晒干当柴烧。民工倒泥时怕砸伤我们，每次都要大喊：

“闪开！闪开！”我们不知危险，听到此起彼伏的喊声还觉得好玩。后来民工急得大喊：“小祖宗们，等我们收工了你们再捡行不行？”晚上，村支书在大喇叭里广播，让大家不要妨碍工程进度，孩子们捡芦根要等到工地收工，注意安全等等。我们知道了自己给民工带来了麻烦，就不再去添乱。

1975年秋收后征民工时，我二哥高中毕业参加农业劳动快一年了，我家算是有大哥、二哥两个壮劳力。二哥觉得劳动了几个月，身体很棒，不足18岁的他就报了名，跟着我村的几十个壮劳力一起挖河去了。

二哥走后，我想着他也会住在军绿色的大帐篷里，也会按点工作休息，也会喊着号子挖泥，很为二哥骄傲。可是母亲不放心，说我二哥太小了，没那么大力气，半途让我大哥去替他。大哥打听到二哥被派到了枣强县清凉江工地，但生产队有急活要大哥赶工，就没去成。

二哥外出挖河道一个月，等他回来时，原本红红的脸膛变得又黑又瘦，整个人活脱脱瘦了一大圈。到这时，我才明白母亲为什么惦记他，才真正知道民工的辛苦，才开始对那些不怕吃苦、为民造福的民工生出无限敬意。

高鹏/文

杜老师的那句话

1972年，我在石家庄市平山县古月公社西洪子店中学读初二。就在这一年，发生了一件让我至今难忘的事，我的班主任杜老师对我说了一句话，让我终生受益。

从初一到初二，我的学习成绩一直是我们班里的第一名。我竭尽全力地学习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：不能让第二名超过我。期中考试来了，我充满信心地参加考试，想继续保持第一。考物理时，有一道15分的大题，我在一本课外资料中见过。我一阵狂喜，赶紧做了出来。走出教室，一位同学问我那

道题怎么做，我说了一下。恰好，平时考第二名的商同学就在我俩旁边，问我得数是多少，我告诉了他。“我也做出这道题了，可得数和你的不一样。”商同学说。

我听后，心里一阵紧张，急忙问他的得数。随后，我跑回教室，赶紧验算了一遍，是他做对了。商同学就在我身旁看着，一见他做对了，欣喜万分地说：“是我对了吧！”随后，他又拍拍我的肩膀，开玩笑地说：“你回回考第一，这回让我考一次第一吧。”我懊恼万分。明明会做的题呀，一时疏忽，白白地丢了

分。这回，真要丢了第一吗？

几天后，考试成绩公布了，商同学得了第一，我成了第二。商同学兴高采烈地喊道：“我终于得了一次第一！”同学们祝贺他，也开我的玩笑。这个问我怎么回事儿，那个说我是不是骄傲了。也有同学安慰我：“你回回第一，也该让别人得一次嘛，下次再争回来。”我垂头丧气，什么话也说不出。

杜老师似乎看出我情绪不对头，找我谈话。我对他说了考物理时的失误，又说了丢第一的懊恼。杜老师耐心地听我说完，开导我，安慰我。听了杜老

师的话，我如梦方醒，再也不为丢第一的事懊恼了。

几十年过去了，杜老师当初说过的话，我大都忘记了，但有一句，我记得清清楚楚：“能改变的，咱努力改变，争取更好；不能改变的，咱坦然面对，顺其自然。”

曹明法/文

编辑提醒:本版来稿要求内容真实、可信，来稿请写明事件发生的时间、地点等要素。来稿请发送电子邮件至:zlr393@sina.com

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
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

图说往事

1967年，我们河北省劳动局唐山半工半读中专学校毕业生20人，被分配到石家庄动力机械厂工作。报到后，在等待安排工作期间，我们学生篮球队同该厂篮球队举行了一场友谊赛。



两队打得难解难分，精彩的比赛赢得观看的职工不断喝彩。此后，学生队中有6人被吸收到厂篮球队。动

广场留下了这张珍贵合影。后排左一为谭兆勤。

谭兆勤/口述并供图 张永进/整理

图说
我们的
价值观

勤

善



中宣部宣教局 人民日报社
中国网络电视台

欢送篮球队员入伍

力机械厂篮球队经常和其他厂矿的球队举行友谊赛，活跃了职工的文体生活。1968年，篮球队队员、老同学王家祥（后排中）光荣入伍。我们篮球队的成员和车间领导与他在厂

广场留下了这张珍贵合影。后排左一为谭兆勤。

谭兆勤/口述并供图 张永进/整理

煮饺子

1956年，我和二姐都在石家庄市赵一街村读小学。一个星期天，我们姐妹俩在家做作业，母亲在家包饺子。饺子刚包好，母亲接到通知，要到大队部去开会。母亲让我们俩看家、做作业，她就去开会了。

我和二姐做完作业，又玩了一会儿，看快到中午了，母亲开会还没有回来，我和二姐商量着学煮饺子，让母亲回来吃一顿现成饭。说干就干，二姐就往锅里添水，我烧火。不一会儿，水就开了。二姐掀开锅盖，把饺子一齐倒进锅里，并让我添柴加火。当锅里的水再一次烧开时，二姐掀开锅盖一看，顿时傻眼了，饺子全部粘在了锅底，用勺子一搅，成了一锅粥。

怎么办呢？母亲回来一定会说我们姐俩。正在我俩不知所措的时候，母亲回来了，看见锅里的饺子成了一锅粥，她并没有责备我们俩，而是笑着说：“没事，吃一锅菜饭也不错。”

母亲告诉我们，做饭也有学问，煮饺子也是一样。把饺子放进锅里以后，用勺子向一个方向慢慢地搅动，等饺子都漂上来了，就不会沾锅底了。要知道饺子熟不熟，用手摁一摁饺子皮。如果皮都起来了，就熟了；反之，一摁一个坑的话，就是不熟。

母亲耐心地教会了我们很多做饭的方法，我和二姐有空就帮母亲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和一些简单的饭菜，让母亲不再那么辛苦。

吴秀娥/文

告读者

本报为您提供个人出书服务。出书类型包括：个人传记、各类文集、影像精华等。价格优惠，品质上乘。

咨询电话：0311-
88629395、88629317

